



改变人类命运的 50场战争

战争新纪元·拿破仑时代·美国之崛起·帝国之梦·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风暴行动



图话故事

[英] 蒂姆·纽华克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英] 蒂姆·纽华克 著
苏惠玲 译

图话故事
改变人类命运的50场战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变人类命运的50场战争/[英]纽华克著;苏惠玲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8.11
(图话故事)

ISBN 978-7-5057-2481-5

I. 改... II. ①纽... ②苏... III. ①战争史—世界—近代—通俗读物②战争史—世界—现代—通俗读物 IV. E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4652号

First published in 2002
under the title Turning the Tide of War
by Hamlyn, part of Octopus Publishing Group Ltd
2-4 Heron Quays, Docklands, London E14 4JP, UK

© 2002 Octopus Publishing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ing Agent: Asia Pacific Offset Ltd., Hong Kong
&
Guangzhou Culture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o., Ltd. (www.bookgate.com.cn)

Chinese Translation © 2008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Guangzhou
译文由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提供

图片支持:  www.lotoe.com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3358号
所有权利保留

图话故事

改变人类命运的50场战争

作者/[英]蒂姆·纽华克

译者/苏惠玲

特约编辑/蔡静

责任编辑/马瑞

装帧设计/唐薇

出版发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

经销/新华书店

制作/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889×1194mm 1/24 8%印张/册

版次/2008年11月1版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57-2481-5

定价/149.00元(全5册)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0-38865309联系调换



目录

序 胜利的代价

第一章 战争新纪元

- 8 癫狂的自由：瓦尔密战役（1792）
- 12 艰难的征服：马拉塔战役（1803）
- 16 “纳尔逊秘诀”：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

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

- 24 波拿巴的豪情：奥斯特里茨会战（1805）
- 27 高卢雄鸡的耻辱：滑铁卢之战（1815）

第三章 美国之崛起

- 34 “闯进玉米地的黑熊”：墨西哥血战（1847）
- 38 炮兵是可怕的兵种：盖茨堡战役（1863）

第四章 帝国之梦

- 44 统一德意志：色当会战（1870）
- 48 冷兵器的愤怒：伊山瓦那之战（1879）
- 52 俄国人的野心：格奥克捷佩堡战役（1881）
- 56 巨舰大炮的威力：对马海战（1905）

第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 62 塹壕战拉开序幕：马恩河第一次战役（1914）
- 66 大规模登陆战：加利波利之战（1915）
- 70 多点突破新战法：布鲁西洛夫攻势（1916）
- 74 没有赢家的阵地战：索姆河战役（1916）
- 78 化学武器登场：伊普尔第三次战役（1917）
- 82 步兵加坦克：康布雷战役（1917）
- 86 “来个中心开花”：鲁登道夫攻势（1918）

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 92 野兽的暴行：侵华战争（1937）
- 96 雷霆“闪击”：法国之战（1940）
- 100 “伦敦上空的鹰”：不列颠之战（1940）
- 104 空降战里程碑：克里特岛战役（1941）
- 107 看门虎与强盗：巴巴罗萨战役（1941）
- 112 狂妄的代价：偷袭珍珠港（1941）
- 116 狮城浩劫：新加坡战役（1942）
- 120 漂流的丧钟：中途岛海战（1942）
- 125 寒冬地狱的曙光：斯大林格勒会战（1942）
- 130 沙漠雄狮的咆哮：阿拉曼战役（1942）



- 134 海上屠狼：大西洋海战（1939—1945）
- 139 坦克“肉搏”：库尔斯克会战（1943）
- 143 “硬币攻势”的序幕：塔拉瓦之战（1943）
- 147 血淋淋的拉锯战：卡西诺战役（1944）
- 150 反攻的号角：诺曼底登陆（1944）
- 154 海上“立体战”：雷伊泰海战（1944）
- 158 固执的赌徒：阿登高地之战（1944）
- 162 俄罗斯轮盘：冲绳岛战役（1945）
- 166 梦魇终结：柏林战役（1945）

第七章 冷战

- 172 悍然越过“三八线”：朝鲜战争（1950）
- 176 从天堂到地狱：奠边府战役（1954）
- 182 红色警戒：六日战争（1967）
- 184 身后的噩梦：美越战争（1968）
- 188 “飞鱼”导弹名声大振：马岛战争（1982）
- 192 持久战的胜利：喀布尔战役（1988）

第八章 风暴行动

- 198 新式武器大比拼：海湾战争（1991）
- 203 种族仇恨的火药桶：克罗地亚战争（1995）

胜利的 代价



对一位将军来说，一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往往就像传说中的圣杯，可遇而不可求。尽管胜利所带来的巨大荣誉和威望，对他们的前程至关重要，甚至福荫子孙，但是胜利所涵盖的内容，往往比它的字面意义要复杂得多。

战场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瞬息之间，胜利就会发生突然逆转，军事优势可能会被平庸的指挥所拖累，转为劣势，持续的游击消耗战也可能拖垮一支强大的军队。

本书之所以摘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旷日持久战争的关键，二、战术运用上的经典。它们不一定是某天的某场特定战斗，而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军事行动。这些战役在历史上可圈可点、意义重大。

近现代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和无数士兵的英勇鲜血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态度。

决定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通常意义上，占绝对优势的兵力与严密的军事部署都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因素。比如二次世界大战巴巴罗萨一役，以及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之战。相似的例子还出现在1940年的法国和1942年的新加坡。尽管如此，当强大的一方不再采取攻其不备的战术，而另一方用自身的战争经验来组织反击时，胜负的“天平”就会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阿拉曼、中途岛、斯大林格勒、科西玛等战役，就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说明看似异常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可能被弱势击败。

低估敌方的战斗力往往会造成重大的军事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以为自己拥有所谓的“种族和军事优势”而狂妄自大，这种盲目自信导致了成千上

万的士兵白白送命，也使他们最终品尝了战败苦果。同样因为轻敌，在加利波利战役和伊沙德瓦那丹战役中，英帝国的狂妄自大使他们自掘坟墓。狂妄的法国人也在奠边府遭到越南人的迎头痛击。

众所周知，科技优势会给现代战争带来巨大影响。在20世纪乌姆杜尔曼战役的“沙漠风暴”行动中，先进的武器军备使战争的有利形势倾向于一方——即使战胜方发起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也不会招致更大范围的有针对性的反击。然而世事难料，比如在阿富汗，面对着更精锐的军事装备，伊斯兰游击队员意志顽强，坚守国土。他们只是凭借手持式防空导弹，却给前苏联空军造成致命的打击。所以说当双方装备的先进程度旗鼓相当时，士兵的士气往往就成了取胜的决定性因素。在瓦尔密战役中，一支充满斗志的法国革命队伍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对手。

相反拥有优势力量的部队有时却不战而败。比如在摩加迪沙战役中，美军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国际援助对于越南人来说，无异于一种侵略行为。胜利者有时甚至会看不到自己的胜利。在北越军队发动春节攻势期间，尽管越军曾一度惨败于美军，但西方的新闻记者却一直将之描述为越军的节节胜利，这应当归咎于充斥媒体的左翼偏见。

有些胜利必然会产生国际性影响，美国凭借圣胡安山战役宣告自己已经成为了世界军事强国，俄国凭借格奥克捷佩堡一战巩固了自己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尔加角战役中所向披靡，展示了皇家海军的强势。

更多的时候，胜利依然是个未知数。比如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眼看到手的胜利却因英军意志坚韧的对抗而失之交臂。英军坦克在康布雷战役中大显神威，而胜利最终却被拥有最新精锐武器的德国暴风骑兵所颠覆。诺曼底登陆、仁川登陆、六日战争、斯坦利港战役期间，精确的部署与强大的军事战斗威力均有明显体现。这些例子说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也并非制胜的法宝。

有时双方实力的过于均衡会大大增加战争取胜的难度。在索姆河战役和伊珀尔战役中，英德两军展开的拉锯战曾造成数以万计士兵的伤亡，最终，随着德军士气的土崩瓦解，这场消耗战才在德军的“凶日”得以突破。

本书所描述的战役，有很多军事教训可供参考和吸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为了抵御外敌的侵略野心，国家必须有足够的实力进行防御和反击。一个国家在面临战争时，必须毫不畏惧，优柔寡断、麻痹大意只会带来惨败。

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希望人类不要忽视这些历史教训，时常重温战争的历史，避免再将千百万无辜生灵拖入无谓的战争中。

第一章

战争新纪元

A NEW ERA OF WAR



在18世纪90年代之前发生的战争，几乎都是出于宗教纷争、争夺政治利益和物质财富；而在此之后，战争却被附加上了民族主义精神——正是这种信念，使得这个阶段的战争成为“现代战争”伊始的标志。



Maniac Freedom: Valmy

癫狂的自由：瓦尔密战役（1792）

1792年，由未经训练的法国青年志愿军组成的革命队伍在瓦尔密迎头痛击了训练有素的奥普联军。瓦尔密之战的胜利，是法兰西革命军队对封建君主国家联盟的第一次胜利。法国士兵的高昂斗志对战斗的最终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以自由的名义 18世纪末的法兰西共和国，是一个由革命理想主义催生的政权。法国革命军由法国革命政府招募、组建，并参加过多场征战。1792年，一名法国军人在蓬图瓦兹喊出“自由、平等、博爱，否则去死！”的口号，清晰地表明革命已经深入人心，任何革命的反对者都将被视作敌人来对待。

革命意味着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在革命政府统治期间，过去的雇佣兵也换上了“国民士兵”的头衔，并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卫士。

法国革命军的一名炮兵曾在1793年写道：“我对祖国的敌人毫无怜悯，他们应该流血，而且还要继续流血！我要为我的兄弟们所流的鲜血报仇，那些反革命就该死在革命者手中。”复仇和制造恐怖已成为这些士兵的直接动力，接着他们又会去唤醒那些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同伴们，直到整个国家都处于无法遏止的愤怒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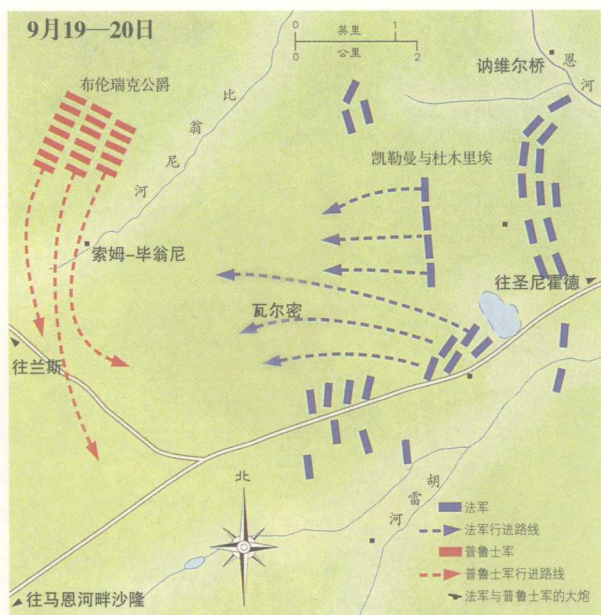
滴血的九月 革命使法国与欧洲其他君主制国家形成了对立。1792年8月，普鲁士、奥地利及其他几个君主制国家组成盟军入侵法国，企图对那些叫嚣着推翻君主制、砍掉国王脑袋的巴黎市民实施镇压。愤怒的巴黎民众闻讯后突袭了杜伊勒利宫，并把皇室成员投入监狱。恐惧和愤怒同时充斥着巴黎的大街小巷，煽



▲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张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海报。

动民心的政治家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必须先清除内部的反动者（自我清洗在狂热的革命时代屡见不鲜）。

当凡尔登的城市防御要塞落入普鲁士军队的控制时，革命者的愤怒再次升级，一股脑地发泄在囚犯身上，1000多名政客和罪犯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一事件被历史称为“九月大屠杀”。狂热的激情四处弥漫，导致巴黎政府对战胜入侵之敌的信心大增。



▲ 1792年9月，普鲁士与法国军队在瓦尔密周边最初的军队部署图。

愚蠢的探马 事实上，奥地利未能派出原先期望的那么多兵力入侵法国，而普鲁士军队也只有8万人——这仅是联军司令布伦瑞克所期望的人数的一半。开战后，这一数目还在继续减少。

联军的长驱直入令法军惊慌失措，迪穆里耶将军开始设法控制混乱局面，把他的军队从与比利时接壤的北部边境调到了南部的色当，以避免法国防御力量进一步消耗。从地形上来看，迪穆里耶在丛林地区南部占据了一个易于攻守的位置——阿尔贡丛林，在法国军队与普鲁士军队之间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布伦瑞克对是否该穿过阿尔贡继续前进踌躇不已，这让迪穆里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吸收了由凯勒曼将军指挥的25000名援兵，使整体兵力增至3.6万人，超过了布伦瑞克直接指挥的3.4万士兵。布伦瑞克原计划与奥地利军队在北部会师后再发起进攻，然而他听信了迪穆里耶正在撤退的错误情报，并试图前往沙隆切断法军撤退路线，迫使法军在瓦尔密村附近开战。





▲法国画家让·巴普蒂斯特·莫蔡斯（1784—1844）的绘画，生动再现了普法两军在耶伦山附近的大磨坊激战时的情景。

威风的高卢雄鸡 不等布伦瑞克的先头部队在浓雾中向法军靠近，驻扎在耶伦山上的凯勒曼援兵已经发觉了普鲁士军队的突袭，法国炮兵随即展开了密集的攻势。双方互用炮攻，却都未取得决定性的突破。雾气与硝烟渐渐消散后，布伦瑞克决定把他的主力部队部署在瓦尔密对面。对普鲁士军队来说，情况不容乐观，处于有利位置的法军并不像情报中说的那样急于离开战场，而且，法军也并非像布伦瑞克所预想的那样，是一群毫无组织纪律性的乌合之众。

尽管如此，布伦瑞克仍命令其部下继续进军。大敌当前，凯勒曼戴好别着革命徽章的帽子，拿起刀剑，振臂高呼：“国家万岁！”一时间群情激奋，士兵们随即狂热地吼叫着：“法国万岁！将军万岁！”法国人的高昂士气使布伦瑞克慌



罗克哈德，普鲁士在瓦尔密的军事观察员

不自由，毋宁死

恐惧与愤怒激励着初期的法国革命军，异族入侵和反革命的威胁鼓励着成千上万法国人自愿加入军队。1789年的战斗口号是：“每个国民都应该是士兵，每个士兵都应该是国民”。一个名叫罗克哈德的普鲁士军事观察员，描述了法国人的这种献身精神：

“志愿者们并不像普鲁士人那样老实、富有教养、训练有素、熟悉枪械或者行军布阵；他们衣装不整，甚至不懂得用皮带束紧短上衣，然而他们从灵魂到肉体，都乐于献身于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我碰到的每一个法国人，几乎都知道他们在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并声明他们已经准备好为后代的幸福而牺牲。为此，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自由，或献身。”

——摘自《法国革命战争（1787—1802）》，
T.C.W. 布朗林著（1996）

了神，急忙停止前进。双方炮兵再次驳火。布伦瑞克进退两难，决定撤退。夜幕降临，法国士兵获悉强大的入侵者已被击退，便欢欣鼓舞地离开了战场。

升山之举 这是一场非同凡响的“胜利”。这场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并不长，却在世界战争史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它证明战斗精神和高昂斗志有时会成为取得胜利的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比日常训练或武器更重要。

瓦尔密一役是法兰西革命军队对封建君主国家联盟的第一次胜利，它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安托瓦内特相继送上了断头台，从而使法国革命者更加坚定了脱离君主制的决心，成为法国人民争取祖国自由的象征。

但是，受精神力量鼓舞的军队，在武装对抗中虽然在士气上占有优势，但这并不是说，它能使法国在后来参与的所有战斗中都取得胜利。



Tough Conquest: Maratha

艰难的征服：马拉塔战役（1803）

马拉塔战役在英军战争史上是可圈可点的一战。一支规模较小却训练有素的英国军队，成功击败装备精良且久经磨炼的当地军队。这表明，面对富有经验的军事对手时，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将能力挽狂澜。

训练有素的马拉塔士兵 16世纪，伴随着对美洲大陆的征服，欧洲再次出现了强大的帝国。凭借先进的武器，欧洲士兵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当地的古老文明。类似的胜利模式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不断重演，当地文明的先天不足在欧洲现代战

术面前显得难以招架。俄罗斯占领了西伯利亚，而葡萄牙、法、英等国在印度开设的贸易站，俨然成为入侵者的踏板。

莫卧儿王朝曾是南亚势力最强的帝国，但其影响自1707年奥伦泽布去世后





▲这是一名典型的印度士兵——配备火枪，身穿西式军服。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这些士兵成为英国领土扩张军队的中坚力量。

◀一幅18世纪的版画，展现了英军和马拉塔军队短兵相接时的情景。

便开始逐渐式微。自此，印度各土邦王公纷纷宣布脱离中央政权，形成了500多个土邦王国。这些王国由不同民族组成，彼此间经常会为争夺领导权而爆发战争，但有时也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入侵的英国人。而且，印度统治者并不像美洲土著对欧洲的军事入侵那样没有丝毫招架之力，他们深谙其所面对的英军特性。因而，当英国人自诩为是莫卧儿的接班人时，马拉塔联邦的一支当地部队也要求获得印度的统治权。这个联邦由多个有权有势的部族组成，首领被称为白沙（相当于首席大臣）。

1775年—1782年、1803年—1805年、1817年—1818年，印英之间爆发了三场战争。

白沙与其他部族的首领不断从法国、英国两个竞争劲敌手中招募欧洲军事顾问，请他们指导、改组军队，用大炮、火枪和西式军事训练来迅速武装本土士兵。在短短的一段时期内，当地军队的加农炮数量便发展为英军的两倍。

直到18世纪末，英国想威慑在印度的对手仍非易事。然而，印度不断地激起他们对财富的欲望——英军情愿以一场力量对比悬殊，但却极富挑战性的战斗来征服当地居民。在此背景之下，马拉塔战役爆发。从军事角度来说，马拉塔战役在英军战争史上成为可圈可点的一战。40年后，指挥此次战争的英军将领亚瑟·韦尔斯利（即后来的威灵顿公爵）被问及他在战场上的最辉煌时刻属于哪一场战斗时，他毫不犹豫地答道：“马拉塔战役！”

温文尔雅的强盗 1803年，英印之间的冲突再次发生——当时的孟加拉总理查德·韦尔斯将军派其弟亚瑟·韦尔斯利，向被霍尔卡部族打败的白沙拔基娄



二世提供保护，此举招致其他部族的抗议，纷纷起来反对英国的干涉。这次英国人决定采取更暴力的干预手段来威慑印度。尽管此时威尔斯利总共只有4500名正规军，而且他们大多数是印度兵，其中只有一半是骑兵，但威尔斯利仍信心十足地开始充分展示其作战效率和战略部署能力。

威尔斯利在这场战争中的军需后勤工作方面所展示出的才能，常常被后来的军事学家赞许有加，且为日后英军在印度如何为军队提供补给提供了范例。在此之前，大多数军队是从途经之处掠夺军需。这种做法不仅严重伤害了当地居民，还因当地人的反抗增加了战斗的难度。有鉴于此，威尔斯利采取了一种新的供给制度，即从驻地附近的商人手中购买食物以补给物资。这样不仅减少了因掠夺而增加的战斗，同时也表达了军队对当地居民的善意。

此外，威尔斯利还下令将辎重搬运车留在诺尼安（音译，Naulniah）村，用以筑起防御工事，然后亲自骑马外出调查敌人在马拉塔的据点。他没有采纳向导们的说法，而是选取了他自己发现的适宜横渡凯特纳河的浅滩，从而使军队避免遭遇攻击、行军速度加快，甚至还因此拥有了能突袭敌军的优势。

随后，威尔斯利调整了作战方针，他将马德拉斯印度兵安排在两股常规英军部队中间，在后有助兵的情况下，开始向前方进发。马拉塔人失去了河流的保护，但在人数和加农炮的规模上仍占优势。两排大炮开始驳火。威尔斯利深知，如果战斗持续的话他将会处于失利的局面，因此他命令部队立刻前进，由穿苏格蘭裙的第78高地军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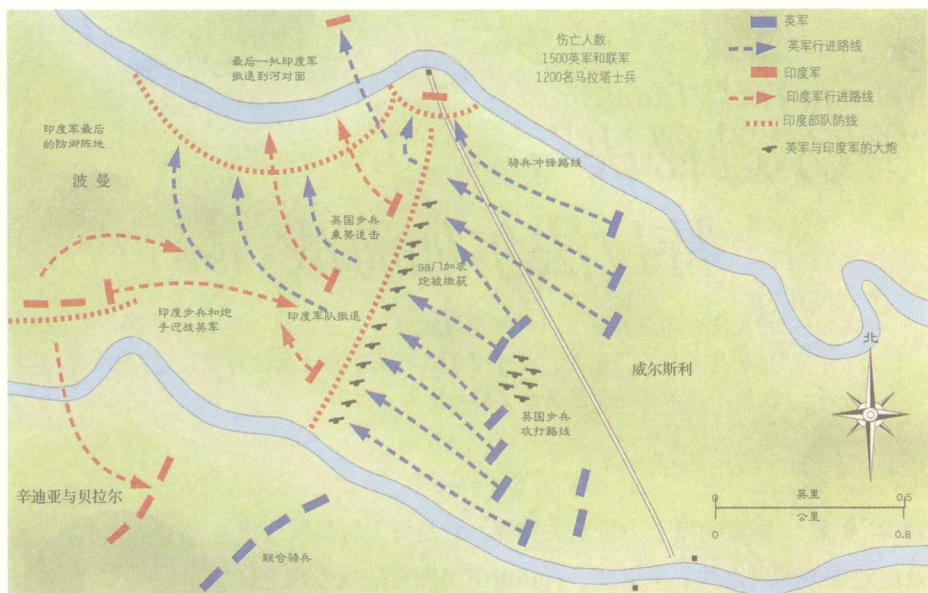
突破马拉塔防线 直接进攻是获胜的唯一办法。英国士兵装上刺刀，向训练有素的马拉塔军队发起猛烈冲锋。显然，马拉塔的两名司令——贝拉尔和辛迪亚缺乏威尔斯利那样的勇气，竟在战斗中退却，只留下他们的高级欧洲顾问波曼（汉诺威人）继续指挥军队。第78高地军在

柯林·坎贝尔，第78高地军战士

紧密配合

“将军总是在最激烈的战斗前线坚守阵地。没人能比他起到更好的榜样作用，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冷静、如此镇定之人……直到我们的部队得到前进的命令时，那天的胜败仍扑朔迷离。如果人多势众的敌军骑兵尽职尽责，我认为我们将没有获胜的可能。”

——摘自《威灵顿：个人历史》，
克里斯托夫·希尔伯特著（1997）



▲ 1803年9月23日，英国部队追击马拉塔部队的路线图。

离对方约55米处停下来，连续扣动火枪扳机向对方射击——这是英国人最喜欢的近距离作战，这种残酷的作战方式常常令对手闻风丧胆。

第78高地军突破马拉塔人的大炮防线后，发起了新一轮进攻，并最终从南翼攻克了波曼部队。马德拉斯印度兵乘胜追击，攻破了马拉塔军的防线。在战斗最前线，威尔斯利的马匹中弹。

在北翼，第74高地军在密集的炮火中用死去的战友尸体筑成防御，坚守了很长时间，直至英国骑兵火速赶来增援并彻底扫清了通往阿萨叶的障碍。

此时英国的整条战线突然掉转方向，把后面的追兵逼回到约安河边。威尔斯利在战斗中失去了第二匹坐骑。他的勇猛鼓舞着他的士兵。面对英军新一轮的袭击，马拉塔军渐生厌战情绪，于是横渡河流，把大量军事装备抛之脑后。

威尔斯利的胜利钳制了马拉塔人在印度中部的势力，不过损失也相当惨重：伤亡达1500人之多，伤亡率超过了27%。而马拉塔方面也至少损失了1200人，并在战场上丢弃了98门加农炮。但事实上，印度人的顽强抵抗并未就此停歇，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才艰难地完成了对这片大陆的最后征服。



Nelson's Trick: Trafalgar

“纳尔逊秘诀”：

特拉法尔加海战 (1805)

特拉法尔加海战堪称风帆战舰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海上较量，它不仅向传统战术提出了挑战，还使英国人巩固了海上霸主地位。此役后，世界各国海军开始重视和发展海上机动战术。

海上争霸 国家的海上力量至关重要，它是海上贸易航线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的安全保证。自16世纪美洲大陆被发现之后，海上实力对欧洲诸国而言，其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

海上争战持续了200多年，它加快了新型军舰的诞生。18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海上实力逐渐式微，英国和法国成为全球海上霸权的主要角逐者。如果拿破仑想要征服欧洲和全世界，他就必须先赢得海上控制权。在此背景下，特拉法尔加海战便显得尤为关键。



英军封锁加的斯港 英国无力撼动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控制权，然而皇家海军却在海上拥有强大实力。18世纪90年代，英国夺取了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多个殖民地，海军实力大为增强。然而，英军于1794年在科西嘉岛的一次更具挑衅的袭击却以失败告终，英国不得不从地中海撤军。

1798年，在海军中将霍雷肖·纳尔逊率领下，一支英国舰队重返地中海，在尼罗河战役中打败了法国。这次胜利重新确立了英国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并对法国港口土伦构成了近距离威胁。

1804年，拿破仑计划进攻英国，与盟国西班牙组建了由皮埃尔·维尔纳夫指挥的联合舰队。法国原计划通过土伦进入大西洋和西印度洋，却由于在途中受到